



▲ 1957 年，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修缮工程竣工合影。作者供图

特约撰稿刘梦雨

永乐十五年六月，公元 1417 年，正值溽暑。

数万名南北各地的工匠，被征召到北京，集合在元故宫遗址东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，准备在这里破土动工，兴修一座新的宫殿。

此前，这项营建工程已经筹备了 11 年之久。从永乐四年开始，采木凿石，筹备物料，疏浚运河，集合匠役，到这个夏天，终于诸事齐备。

三载兴工，一座空前宏伟的宫城诞生在顺天府。永乐十八年元月，明成祖朱棣下诏，正式迁都北京，将皇宫迁入了这座集百工之大成的紫禁城。

时隔 600 年，昔日的紫禁城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，而原先用于举行重大典礼的午门城楼，也早已被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展馆。2020 年 9 月，金秋时节，午门城楼上的“丹宸永固——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大展正式开幕，在西雁翅楼、正楼和东雁翅楼三个展厅里，用 18 个重要时间节点回顾紫禁城的历史，以纪念这座宫城过往的 600 年岁月。

600 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，而对于建筑和建筑的守护者而言，却意味着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沧桑更迭。午门上这个展览要讲述的，就是这 600 年间，有关紫禁城建筑规划、肇建、变迁、修缮与保护的种种往事。

紫禁城的前世

要从头叙述北京紫禁城的故事，就必须由明代的南京城讲起。

今天南京市内的明故宫遗址公园，曾是明初洪武、永乐、永乐三代的皇宫所在。明太祖定鼎南京后，填燕雀湖，改筑新城，修造起一座座壮丽巍峨的宫殿。

这座宫城，在日后成为北京紫禁城的蓝图与范本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北京紫禁城“宫殿、门阙、规制悉如南京明故宫，而高敞壮丽过之”。

明故宫的绝大部分建筑，在明末就已毁于祝融之灾，然而，它的全套规划与设计思想却被北京故宫继承下来，从而以一种方式写入了中国人的建筑记忆。两座宫城之间一脉相承的精华，正是从《周礼》和历代都城规划中延续而来的设计意匠，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与发展后，终至大成。漫长的演进途中，明故宫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。

西雁翅楼里陈列的砖瓦构件，有许多正是明代都城的旧物。其中一些出土于南京明故宫，另一些则来自凤阳的明中都遗址。明清官式建筑的做法，在继承中又有发展，将这些明代砖瓦的样式与北京故宫的同类构件比较，会发现同中有异，纹样和规格都有微妙的变化。即使相同题材的纹饰，在研究者眼中，也自有毋庸置疑的时代特征。

砖瓦构件的寿命，往往比木构件更加长久。金陵王气风流云散，巍峨宫城也已化归尘土，只有这些幸存的零散瓦件和镌刻其上的图案，还依稀保留着明故宫的气息。藉着半块勾头，一枚滴水，有心人或许仍能读解出关于紫禁城前世的些许消息。

建造紫禁城的人们

中国有许多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，却没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师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紫禁城无声的一砖一瓦背后，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?这个绕不开的问题，至今仍然没有太清晰的答案。

为了能让观众感知到历史叙事背后的个体，西雁翅楼的策展团队在讲述紫禁城肇建历程时，着意从史料中打捞出

了若干值得记住的名字，作为这支庞大营建队伍的代表人物，他们的生平，也与这座宫城的营建历程密不可分。

正式动工营建北京城时，朱棣委任的总负责人，是一位名叫陈珪的官员。他是随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的一名虎将，封泰远侯，受命之时已经年逾八旬，因此还有安远侯柳升、成山侯王通担任他的副手。他们三人共同主持了这项庞大的工程。

工部侍郎吴中和太监阮安担任督造官的角色，提纲挈领，为工程做出总体擘画。而具体的规划与建筑设计，则交由执掌营缮的工官负责。工官之中，贡献最大的一位，是官阶并不高的蔡信。有学者推测，他很可能是北京紫禁城营建工程中最重要的设计师。

同样不可或缺的职务，还有负责采办木料的采木官。这项任务由工部尚书宋礼、吏部右侍郎师速、户部左侍郎古朴等几位官员共同承担。他们分头赶赴各个木材产地，率众进山采木，拽运至码头，再由水路押运到京。这是一项格外艰巨的工作。

而这场营造工程的参与者中，为数最多的还是无名的匠役。永乐时期营建北京，役用的劳力多达百万之众。他们之中，有些是工匠，有些是军士，还有许多是从普通百姓中征发的民夫——连年在京供役，只领取微薄的口粮。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，终究也是这些普通人一斧一凿、一刨一锯的辛劳所积。他们之中，却没有一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经过数载艰苦营建，北京紫禁城终于于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。可惜，营建工程的主持人陈珪却没能出席迁都的盛典。他以 85 岁高龄，在一年之前病逝于北京，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这座宫殿落成的辉煌。

皇家建筑设计师的草图

在正楼的建福宫展区里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展品，是一张墨笔勾画的建筑图纸：《添盖抚辰殿建福宫等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》。所谓“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”，用今天的建筑术语来说，就是标有尺寸的平面图和立面草图。

一眼看去，这张图显得颇为凌乱，一尺见方的纸面上，用墨笔勾画了许多建筑图样，又加注了好些潦草的文字。普通观众恐怕会看得一头雾水。

而在研究者眼中，这张草图却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建筑改造工程的设计思路——要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添盖出三间正殿，台基怎么定尺寸，墙面怎么开窗?屋顶是做卷棚式还是虎殿式?

匠师草草勾勒的手稿，反映出的正是头脑中这些推敲琢磨。一座建筑的雏形，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出纸面。

这张草图的出处，其实不容小觑，那就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记忆遗产”(Memory of the World)的样式雷建筑图档。

内务府样式房，是清宫中负责营建事务的设计机构，用今天的话说，相当于“皇家建筑设计院”。执掌内务府样式房的雷氏家族，虽然不是紫禁城的始建者，却一代又一代地承担着这座宫城的修缮和改造设计任务。

长期的设计工作，自然积累下大量图纸与档案。这些图纸中，既有呈送御览、绘制工细的“呈样”，也有匠师自己推敲设计用的“糙样”。从档案记载来看，当时样式房的工作强度相当之大，常常数日之内就需要完成全套方案的设计或修改，效率令人惊叹。

一张张反复修改的图纸，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。这些时间的痕迹，在梁架和砖瓦之间日渐湮没，却被潦草的墨线 with 文字记录下来，成为探



▲ 9 月 10 日拍摄的故宫。当日，“丹宸永固——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。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

大成之城

北京紫禁城的六百年

- 紫禁城的一砖一瓦背后，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
- 一张张反复修改的样式雷建筑图纸，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
- 能够破例使用十个走兽的建筑，全中国只有一座，就是紫禁城里的三大殿之首——太和殿
- 制作于 1773 年的符望阁漆纱，二百多年来第一次与公众见面
- 素以神秘闻名的灵沼轩“水晶宫”，铺装着漂洋过海的不莱梅瓷砖
- 故宫里“天字第一号”的文物，是一对乾清宫顶门用的大木墩子

凉棚里的玲珑小戏台

正楼中央的独立展柜里，有一件四合院小模型，体量轻巧，貌不惊人，论起价值来，却丝毫不比展厅里沉甸甸的乾隆紫檀嵌玉宝座逊色——这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样式雷烫样。

烫样，是古代建筑师用来表达设计的模型，制作材料以纸为主，有时也用到木材和其他辅料。样式房的设计师和模型制作师们——当时称作“样子匠”，每逢宫里兴修土木，除了绘制图纸之外，往往还需要制作烫样，好更加直观地与主管官员沟通。

紫禁城始建时的烫样，由于过去并不受重视，一件也没能保存到今天。然而，历代凡有建筑修缮改造，制作烫样总是少不了的工序。因此，故宫里还收藏有不少的几件清代晚期烫样，成为研究清代建筑史的珍贵材料。

展厅里这一件长春宫烫样，大约制作于同治光绪年间，忠实地反映了长春宫院落里几座主要建筑的样貌。尤为有趣的是，院落之内，还搭着一座红色的凉棚，凉棚的天窗上细致地做出了防雨油布与防沙卷箔；凉棚之下，更藏有一座精巧的小戏台。如果仅仅隔着展柜观看，几乎很难发现这座小戏台的存在。

为了向观众展现这座烫样的奥妙，策展团队特地制作了一部视频短片，在展厅里配合播放。在片中，工作人员将这座烫样一层层拆解开来：取下凉棚，就露出院落正中的小戏台；再揭开戏台的天花，才能看到戏台上的装潢，和天花内侧精美的彩画纹样。

旧时北京四合院里的人家，一到盛夏，家家都会在院里搭起一座凉棚，用来遮蔽夏天的烈日；冬日则搭暖棚以保温。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至今还保留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。老北京人看到这座烫样，或许格外感到亲切：皇宫里消暑的法子，居然也和百姓家如出一辙。

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园

紫禁城的后寝，是历代帝王的居所。对于自家的装修布置，每一代帝王也各有偏好。藉由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的变迁，不仅能寻到建筑文化的发展脉络，也能窥见历代帝王的私人趣味。

素以风雅自命的乾隆皇帝，在位期间早早许下宏愿：待到执政满 60 载，就退位隐居。他在紫禁城的东北角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太上皇宫——宁寿宫。宁寿宫中，又有一座园林，正是乾隆理想中晚年将要归隐的林泉所在。这座承载了乾隆皇帝理想的秘密花园，今天通常被称作“乾隆花园”。

对乾隆皇帝来说，这座理想中的隐居之所，自然必须依照他的心意装点。于是，清中期发展已达巅峰的内檐装修工艺，在乾隆花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造就了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的集大成之作。

所谓“内檐装修”，指的是室内的门、窗、楣扇、天花、藻井等隔断和装饰构件，也往往是皇家建筑装饰的精华所在。外檐装饰暴露在外，日晒雨淋，必须常常更换；而室内环境则相对稳定，也就允许工匠在室内使用相对更为珍贵的装饰材料，与更加细致的工艺做法。

正殿宁寿宫展柜中陈列的数件文物，都是从宁寿宫区建筑拆卸下来的内檐装修构件，而又大多来自乾隆花园。这些构件使用的材料之昂贵，工艺之精巧，堪比考究的文玩器物。

例如，原先安置在三友轩的一组槛窗，不仅以上好的紫檀木为材，更嵌有千里迢迢从新疆运来的和田玉；萃赏楼的楣扇，则饰以五彩螺钿与彩绘西番莲纹样玻璃画。

符望阁的两件炕沿板，都以名贵的紫檀木料制作边框，装饰面则各有不同。一件是“鑲铜鎏金”，也就是在铜片表面鑲铜花纹，再以汞齐通体鎏金，远望金光灿灿。另一件则是“百宝嵌”做法，用宝石、珊瑚、碧玉、螺钿、象牙、蜜蜡、沉香等种种珍贵材料，雕成各式图案，错杂镶嵌在漆面上，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色彩，形成一幅构图完整的纹样。

而其中最为精美罕异的一件，要数原先装在符望阁落地罩上的一幅漆纱。这件制作于 1773 年的漆纱，200 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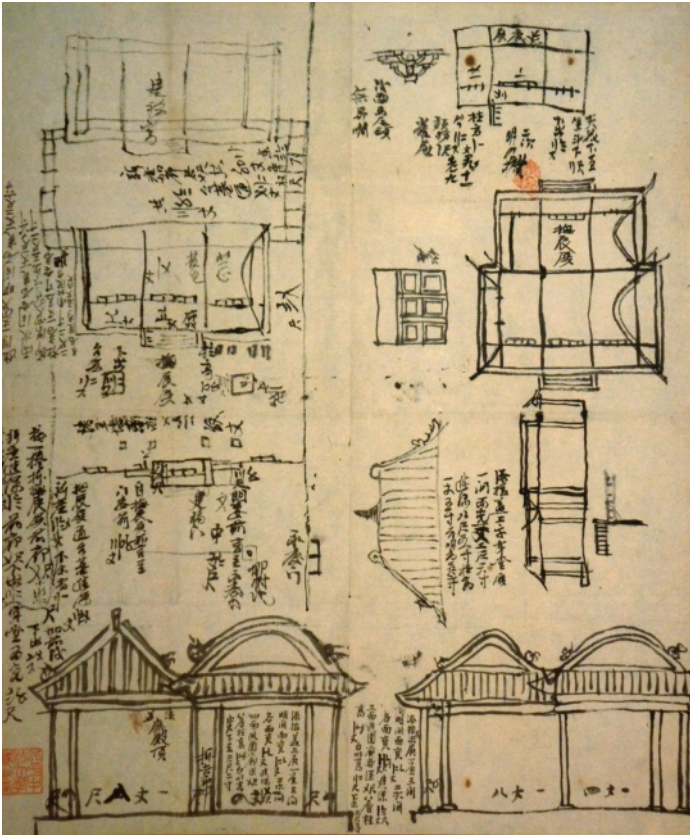
符望阁的漆纱并非宫中成造，而是乾隆皇帝特地嘱托两江总督李质颖在江南定制的，出自无锡苏州一带的能工巧匠之手。这件漆纱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，工匠先用桑蚕丝织成细匀素纱，然后在纱芯双面满贴金箔，而又精准地漏出经纬线之间的空隙，使之能够透光；金箔之上，覆以镂刻纹样，再用大漆、桐油调和为胶，调入金箔、银箔和各种矿物颜料，或描或贴，层层累叠成精致的装饰图案，又以疏密不一的金粉晕染出凹凸效果，深浅得宜，堪称巧夺天工。

而这样精美的漆纱，在符望阁的落地罩上，仅仅是用作楣心而已，其功能相当于一片普通的窗纱。乾隆花园内檐装修的奢华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执政 60 载之后，85 岁的乾隆皇帝实现了他诺言的一部分，将帝位传给了儿子颙琰，自己却并未隐居宁寿宫花园，而是始终把持大权，终其一生，也未能过上他曾经反复题咏的归隐生活。这些精美的内檐装修构件，在展览结束后，仍将回到乾隆花园中原本的所在，继续向观众讲述乾隆皇帝未曾实现的林泉之梦。

漂洋过海的不莱梅瓷砖

位于故宫东南隅的灵沼轩，俗称“水晶宫”，清代档案中则称作“水殿”，素以神秘闻名。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几块灵沼



▲ 添盖抚辰殿建福宫等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。作者供图

轩的瓷砖，也是首度与公众见面。

灵沼轩建于宣统年间，建筑风格中西合璧。按照原先的设计，钢梁铁柱，玻璃地板，四面环绕水池，徜徉其中，宛如琉璃世界。室内色调以蓝白两色为主，墙面和地面使用瓷砖铺装，在紫禁城里极为罕见。

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也曾掌握瓷砖烧造技术，但生产十分有限，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板镶嵌在家具或者摆件上，而极少用于建筑装修。瓷砖饰面是源自欧洲建筑的做法，与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墙面装饰工艺大相径庭。

那么，灵沼轩室内这些西洋风格的陶瓷面砖究竟从何而来呢？

在灵沼轩的研究性保护工作中，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，瓷砖背面还保留着烧造时模印的品牌名称。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，就揭开了瓷砖的来源之谜。

原来，灵沼轩的瓷砖有一部分来自德国历史悠久的陶瓷品牌 Villeroy & Boch，另一部分则产自德国不莱梅的一座小镇，一家名叫 Witterberg Farge 的陶瓷厂。100 多年前，这些印有精美花纹的瓷砖漂洋过海，被运送到遥远的中国皇宫，铺装在这座西洋水殿中，意外地成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小小见证。

失而复得的半价游览券

东雁翅楼展厅中，陈列着几张尺寸不大的游览券，纸张已经老旧发黄，污损严重，经过修复人员的细心贴裱与清洁，才恢复成为现在的样子。

策展团队想通过这几张票券讲述的，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——古物陈列所的一段往事。

1912 年，溥仪退位。将故宫改建为博物院的计划，很快提上了民国政府的议程。两年后，“古物陈列所”正式成立，紫禁城初次向公众开放，成为一时盛事。

当时，古物陈列所有文华殿、武英殿和三大殿等若干处展馆开放，所发售的参观券也有联票和单独门票之分。针对团体参观者，还有半价优惠。此次展出的参观券上，就印着“半价联合游览总券”“三联共价七角五分”的字样，显然是一种优惠门票。

古物陈列所的参观券，在不少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都能见到，但参观券的实物，如今市面上已经无处可寻。故宫博物院虽然收藏有一份参观券的原始设计稿，却没有专门保存参观券。此次展出的几张参观券，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有趣故事。

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，展柜里左上角的参观券背面朝上，背面用毛笔写着“菜字六七三”字样。实际上，这几张票券的背面，都有类似的墨书编号。

为什么票券背面会有手写的编号呢？

原来，这是溥仪出宫后，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清宫物品盘点时所用的天字文编号。推测起来，大概是因为这些半价游览券已经过期作废，尺寸又恰好合适，当时的点查委员们便灵机一动，拿来充作标签纸之用。在背面空白处写上编号，票券就成了一张标签，贴在墙上，用来标记这件文物原先所在的位置。

时隔多年，故宫的保护工作者修缮乾隆花园萃赏楼时，从旧壁纸上小心揭取下这些标签，才发现了藏在纸面背后的秘密。也幸亏这些标签的指点，今天的研究者才能准确地判断萃赏楼旧有文物的陈列方式，给原状展陈的研究工作帮了大忙。

(下转 11 版)